



奇

陣

秘

法

道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后起高手中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的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天河幽会 (1)
- 第 二 章 惑心大法 (14)
- 第 三 章 斗智斗人 (24)
- 第 四 章 卦象杀机 (44)
- 第 五 章 天地戾气 (53)
- 第 六 章 缩地之术 (70)
- 第 七 章 异人异事 (83)
- 第 八 章 不速之客 (102)
- 第 九 章 美人奇蟒 (115)
- 第 十 章 天幻绝阵 (132)
- 第 十 一 章 魔音惑心 (145)
- 第 十 二 章 疑幻疑真 (160)
- 第 十 三 章 秘笈又现 (175)
- 第 十 四 章 弦箭机谋 (191)
- 第 十 五 章 邪神门徒 (205)

- 第十六章 弓失人亡 (220)
- 第十七章 隐形之弦 (236)
- 第十八章 雄霸天下 (249)
- 第十九章 魔侠之间 (264)
- 第二十章 劫数又起 (280)

第一章 天河幽会

对于万象别府，他是轻车熟路了，因此当他重新站在那高大的门楼前时，心中有着无限的感慨！

轻轻地推开了深闭的重门，依旧是浓荫夹道，青石铺地，信步前行，寂不见人，慢慢走到了初度邂逅南海渔人垂钓的小溪，流水琤琮，景色如故！

他对流水看了一眼，脸上浮起一个不自知的微笑，正想纵前过溪，忽而心中一动，因为他看见小溪的上游竟然架了一条小独木桥，桥畔有一个黄衣女子正凝神痴立！

他走了过去，那女子低首凝视流水，似乎没有发现他的来临，由水中反映的影子，他认出这是刘素客的次女刘月英，她愁眉深锁面容戚戚，仿佛含着无限的悲苦，担着莫大的心事。

金蒲孤走过去，在她身前半丈的地方停下来，然后轻轻地道：“二小姐，久违了，何忧思之深？”

刘月英闻声抬头，对他的到来毫不惊奇，只是悒悒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用极低的声音道：“金大侠！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很久了！”

金蒲孤故作一惊道：“你等我？你早知道我要来？”

刘月英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不是故意装傻吗？你已进了我的大门，难道还瞒得住人？”

金蒲孤笑笑道：“我知道我的行踪早已在令尊的算计之中，只是没想到你会在此地等我！”

刘月英哼了一声道：“在此地等候你是出于家父之命，你明明可以跳过去，为什么要过来呢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这是正大光明地前来造访，自然要循路而行，这里有桥，我就不好意思越溪而行了！何况二小姐一个人在这儿发呆，我忍不住要前来问候一下！”

刘月英又白了他一眼，然后低声道：“你知道我刚才对着流水在干什么？”

金蒲孤摇头道：“这个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刘月英俯首低语道：“我对着流水默祷，希望你没有看见我，或者是不要理睬我！结果……”

金蒲孤微笑道：“结果还是令尊大人料中了！”

刘月英抬头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似乎很得意！”

金蒲孤一敛笑容道：“我没有什么可得意的，令尊大人仇我至深，非杀我而后快，二小姐既然奉父命在此为饵，我觉得不应使小姐为难！”

刘月英启口欲言，金蒲孤摆摆手道：

“小姐不必多说了，我知道贤姊妹对令尊大人之作为并不满意，其奈严命难违，适才一席话，金某已感盛情，只是不知道令尊大人这次又作了什么安排？”

刘月英沉吟片刻才道：“大侠能够体谅微衷，贱妾感激肺腑，为大侠计，还是请大侠从速离去吧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不行！在下这次专诚造访，岂能到了地头又折回呢！”

刘月英道：“那就请大侠寻另途渡溪！”

金蒲孤一笑道：“为什么这座桥不能走呢？”

刘月英叹了一声道：“妾身言止于止，听不听全在大侠了，

反正妾心已尽，倘有差错，大侠也怪不得我了！”

说完低头从桥上袅袅而过，走到对面后，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才闪入一片树林后面而不见！

金蒲孤倒是着实在桥畔犹豫良久，弄不清她是真是假，看样子刘素客叫她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诱自己从桥上过去，而她却一再阻止，好似这条独木桥上有着莫大的凶险。

不过她的话可信吗？她自己也是从桥上过去的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异状，自己到底要不要一试呢？

沉吟良久，他又把独木桥打量了一下，终于看出了一点蹊跷。这座独木桥是用极为名贵的紫檀木雕成的！桥面上有三四寸宽的平面，适可容足，两侧却雕了许多喜鹊，振翅接姿，各具姿态，栩栩如生！

在一道清溪上架了一座鹊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难道刘素客把此地布置成天河幻景，作为牛郎织女每年一度幽会的仙境吗？这未免太可笑了！

一半是为着好奇，一半是为着不服气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试试这座木桥，看看刘素客究竟在上面捣些什么鬼！

于是他深吸了一口长气，以备万一桥上发生了什么变故，跌落水中时，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！

然后他伸出一只脚，试试木桥结实与否！

这一试实在是多余的，桥身虽然只有尺许直径，然而木质坚实，载重三五百斤都不会成问题，更别说只有他一个人了！

因此他放心地走了上去，行出四五步后，蓦而眼前涌起一片云雾，景色整个地改变了！

树林不见了，溪流也不见了，足下是蒸腾的云海，对面是金阙玉阶，一所华丽无比的牌楼，用篆体镂着四个金碧辉煌的大字——“太虚仙境”！

同时耳畔也听见一阵如怨如慕的乐声，非丝非竹，有着无

限的凄楚，仿佛是一个久旷的怨妇在倚栏低诉，盼着远行的良人归来，那低诉中似乎道尽了如海的深情，刻骨的相思与寂寂春闺的幽怨！

慢慢地，那低诉声变为清晰了，可以听得出是一个低沉的、含有磁性的，少妇如梦呓的耳语！

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，耿耿银河阻两地，夜夜泪湿枕上衣，妾手织绵千万匹，不及对郎相思意，尚幸天条怜情痴，许依岁岁会七夕，奈何仙凡阻迢迢，直是会少多别离，春花秋月无时了，云满深宫长寂寂！”

金蒲孤心中一动，暗忖这事情太离奇了，听这如怨低语，明明是天宫织女的哀吟，莫非自己真闯进了仙宫！

刹那间，他心中涌起了牛郎织女的旖旎缱绻的故事！一个美丽的仙女，一时动了凡心，爱上了一个淳朴的牧牛郎，享受到了人间的温情，怎奈天规严明，仙凡不许言匹，硬生生拆开了这一对爱侣，幸好他们的至情感动了天神，允许他们于每年七月初七之夕，作一度相会，而且还命鹊鸟架桥，帮助那牧牛的凡人渡过那迢迢的银河！

年年七夕，多少的小儿女仰望天河，对着银汉双星，寄予绮望，为那段感人的恋情一掬同情之泪！

可是今天并非七夕，自己也不是牛郎，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呢？这时耳畔的低吟声又起了，言词一转为哀恻，入耳酸楚不忍卒闻！

“鹊桥已命羽奴架，郎行桥上何迟迟，人间一夕十二时，天宫光阴仅弹指，朝思想念念此夕，柔肠寸断为相思，花样容颜憔悴尽，盈盈纤腰宽约指，唯恐误却佳期去，昨夜已曾点燕去，去岁旧衣不堪着，因依瘦损非往时，新裁皎稍作冰衣，又较故袍减数尺，依在天宫苦如此，问郎人间不如……”

金蒲孤听得更迷惘了，不过他知道自己确实已经闯到了

天人交界的银河之畔，而且刚好赶上了牛郎织女的晤会佳期，连忙回头看看，却不见其他人影……

他正想退回去，忽然脚下一阵晃动，连忙低头一看，却见那座木桥已经变成了一连串的鹊鸟，头尾衔接，双翅不住地拍动，盛负着他的体重！

他心中一阵迷惑，忽然对面的门楼中走出一个素衣女郎，一半的身子为云雾所掩，只看见她的上半身，纤手连抬，急声叫道：“郎君！快点过来吧，娘子已经等急了！”

金蒲孤一怔道：“仙姑可是在叫我？”

那女郎一哼道：“自然是叫你，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了，凡间一切，连我都不认识了！”

金蒲孤奇道：“我从来未见过仙姑！”

那女郎怒声道：“我叫薛飞瑶，奉瑶池王母之命，前来引导郎君与织女相会，不过才转了三世，你竟全忘了！”

被她这一说，金蒲孤又仿佛有点记得，只是感觉到这女郎有点面熟而已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！

这时那女郎又在催促了：“你到底过不过来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过去？”

女郎大怒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没有良心，织女为了你，放弃天宫的悠游岁月，在织机前忍受无边的寂寞，仅是盼求这每年一度的会晤，你却在人间享尽艳福，把织女的一片苦心都给忘了……”

金蒲孤怔然道：“慢来！慢来，仙姑可能是认错人了！”

那女郎怒叫道：“我是认错人了，往昔的牛郎何等飘洒出尘，岂有你这一身俗骨……”

金蒲孤一惊道：“仙姑说我是牛郎？”

女郎怒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

金蒲孤笑道：“仙姑这下可是真错了，在下姓金，名蒲孤，

只是下界一个普通的江湖武客！……”

女郎呆了一呆，然后才哦了一声道：“难怪你如此昏蒙，将前因完全昧去了，原来这一世转入江湖，满手杀孽，一身血腥，将灵气都淹没了！”

金蒲孤更奇道：“仙姑说些什么？”

女郎不理他，却反问道：“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金蒲孤皱皱眉头：“好像是在天河……”

女郎一笑道：“你能知道这一点好像还没有把灵性全部都湮灭掉，我大概还有机会开导你一番！”

金蒲孤连忙道：“仙姑的确是需要对在下说个明白，否则在下真是糊涂了！”

女郎笑道：“你是牛郎转劫的肉身！”

金蒲孤又是一怔道：“我……”

女郎含笑道：“是的，织女自从与牛郎结婚以来，牛郎已经转了几千百劫，无怪你不会记得了！”

金蒲孤不解道：“我还是不明白！”

女郎道：“你别急，听我一说，你就明白了，织女是仙体，与天地并寿，不会衰老的，牛郎却是凡人，难脱生老病死之苦，所以一定要应劫转生，每年一度与织女相会时，才能保持青春之形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”

金蒲孤想了一下，似乎有点明白，但是仍然不相信自己的前世会是牛郎，女郎见他犹疑之状，不禁嗔怒道：“你这一劫转得太糟了，居然沦入江湖，看来你们的缘份快尽了，我也懒得多说，你见了织女，自然就明白了！”

金蒲孤将信将疑，呆立桥上，没有行动，那女郎叫道：“你还不过来，当真要叫织女良宵虚度吗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前决不过去！”

那女郎无可奈何地一叹道：“你还有什么疑问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牛郎织女之说，只是人间的假想，连神仙都是虚无的，叫我何从信起！”

女郎长叹一声道：“俗障太深，你真是不可救药了，我为了不使织女太失望，只有花点精神，将你开导得明明白白。现在我问你，对于和织女定情的经过，你还记得吗？对于你们一年一度的会晤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只听过那个传说！”

女郎道：“不是传说，是事实，这是上天假俗人之口，将这段故事流传下来，以免转世的牛郎为俗世所障，昧却夙因，让你在不知不觉间自悟前生因果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对前生一无所知！”

女郎连忙道：“你只要记得这段因果就够了，天机玄不可测，假如每一世的牛郎都能记住往前之事，岂非陷溺更深，永无超脱之日了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不想妄测天机，但是我至少要明白自己究竟是什么人！”

女郎闻言袅袅行近，对他凝视片刻才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前因泯没，而是天心独钟，把过去的几生经历都没有完全忘掉，才把你弄糊涂了，我问你，你是否觉得与常人有些不同之处？”

金蒲孤摇头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有感觉！”

女郎道：“不！一定有的，只是你自己没有注意罢了，比如说你的天资特别聪敏，凡事过目不忘，对于未知之事，领悟能力特强，闻一而知十，触类即能旁通……”

金蒲孤想想道：“我是比较聪明一点！”

女郎立刻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夙因使然，假如你真个凡夫俗子，织女又怎会看上你呢？还有你这一生是否很容易得女子的垂青，有很多女人对你倾心？”

金蒲孤低头不语，女郎道：“我想一定不会错的，她们都是你未来的凡间妻室，所以对你别具好感，而且上天叫你混懵至今，就是怕你记得太多，对她们念及旧情！”

金蒲孤道：“我还是不相信我是牛郎转世！”

女郎一笑道：“你应该不信，因为织女对你守贞不易，却顾念你是凡人，必须娶妻生子以了俗缘，可是多少世历劫以来，你娶的妻室太多了，假如你都能记住她们，我怎能应付得了，现在我只要提出一个证明，你就相信了！”

金蒲孤一呆道：“什么证明？”

女郎手指脚下道：“此桥只渡有情人，千秋万世，仅有牛郎一人能获此机缘，你现在该相信自己是牛郎了吧？”

金蒲孤的意志有点动摇了，女郎用手一推道：“快去吧！你已经耽误不少时光了，良宵苦短，重逢匪易，你好好把握机会，与织女一诉相思吧！”

金蒲孤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去，到得岸边，那女郎已先他而至，拖着他飞快地跑着，口中还叫道：“娘子！郎君来了！你还不出来迎接！”

金蒲孤莫明其妙地被她拖到一所华屋前面，云气氤氲，重帘深垂，帘中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道：“君来何迟？”

女郎笑道：“他几乎忘记你了，费了半天精神才算把他说明白，苦忆经年，换此一夕缠绵，你别浪费时间了！”

说着掀起门帘，把金蒲孤推了进去。

金蒲孤只觉眼前一亮，一个满脸愁容的少妇，站在他的面前，一把拖住他道：

“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在人间的绮罗坐中流连，把我给忘了。”

金蒲孤看看她的脸，竟是刘日英，心中不禁大奇，连忙问道：

“日英，你怎么会到此地来了？”

少妇一怔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金蒲孤奇道：“你不是日英吗？”

说完之后，他自己也不觉一呆，因为眼前的人，忽然又变成骆季芳了，当他又想改口招呼时，连忙又咽了下去。

因为他心中一阵迷糊，连自己也分不出她是刘日英或者是骆季芳了，左看这边像这个人，右看那边像那个人！

那少妇又凄然一笑道：“我一定是瘦得多了，以至于使你认不出了！”

金蒲孤连忙道：“不！我认得！”

少妇苦笑道：“你还能认得你憔悴的妻子吗？”

这句话在他的脑中轰然一震，刘日英是他订下的妻室，骆季芳是他结过缘的妻子，妻子两个字在他脑中一亮后，他只觉得这个女子谁都不像，只像他的妻子！

花容寂寞泪阑干，一股怜惜之情从他的心中涌起，刚才凄楚的吟声又在他的耳畔萦绕！

于是他真正相信自己就是那传说中的牛郎，面前这个女子就是为他受尽千辛万苦的织女，不知名姓，娘子两个字却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，一声柔情的呼唤后，他将少妇拥入了怀中。

轻滑的衣衫似若无物，他可以感觉到对方的体温，醉人的芳香，以及跳动的心，伸手摸过去！

如玉的肌肤滑不留指，然而他却可以感到嶙峋的瘦骨，耳边又响起令人心醉的声音：

“郎君，我瘦多了吗？也许明年相见时，你只能摸到一把枯骨了！”

金蒲孤心中有着无限的歉疚，吻着她的柔发道：“娘子！你何必为情所苦憔悴如此呢，我们下凡去吧！在人世虽不免

生老病死，但至少可以长相厮守！”

少妇摇摇头叹道：“郎君，你年年都说这种痴话，这怎么行呢？天条严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委身于你，已经犯了大错，幸喜父王恩贷，允许我们一年一度相会，相见虽苦，毕竟还有来年的希望，假如我再度犯错，天颜震怒，我们都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境！”

金蒲孤长叹一声，心中也充满了凄苦之情。

少妇又是一叹道：“郎君，会少离多，今天你又耽误了不少时光，分手在即，我们还是别光顾着说话吧！”

金蒲孤将她一把抱了起来道：

“是的！我们应该珍惜这片刻的欢晤，别光是说这些扫兴的废话了！”

少妇满脸娇羞，将头埋在他的胸前，金蒲孤情不自禁地抱着她，走向一边的锦褥上将她放下！

然后开始动手去褪除她的衣衫，少妇的神态略有忸怩，但是仍十分温驯地由着他动作！

衣服终于被脱了下来，眼前是一副完洁如玉的胴体，散发着诱人的幽香，金蒲孤忍不住吻着她的香肩！

少妇也变为异常热情，自动用手搂住他的颈项，用嘴唇迎接他的密吻，眼中洋溢着水汪汪的情意！

忽然当的一声巨响，好像是有人敲了一声大锣！

金蒲孤一震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少妇也神色微变道：“好像是时限到了！”

金蒲孤不信道：“哪有这么快，我不过才来到！”

少妇迟疑片刻道：“是啊！我也不明白，也许是管时刻的人弄错了，不管它，反正我们的会晤是父王允准的，即使误了时限也不会有多大的罪罚！”

金蒲孤忽地把她推开道：“不好吧！天条严明，若是误了

时限，鹊桥飞散，我怎么回去呢？”

少妇跳起来又搂着他道：“不！郎君，我们夫妇之情未竟，琴瑟之缘未了，时限绝不会到的，一定是计时的人弄错了，我们不要管它！”

金蒲孤却神色一正道：“娘子！来日方长，何必贪此片刻之欢，误却永生之缘，而且你我夫妇情结千载，岂在今宵一夕，你还是把衣服穿上，送我回去吧！”

说着把她的衣衫取了过来，那少妇却赖在他的身上不肯离开，金蒲孤却笑着将衣衫给她道：“这件新装的缝工真巧，是你自己缝制的吗？”

少妇脸色一变，慌忙把衣服抢在手中，这时室外步声杂乱，进来了一大批人，前面是刘素客，旁边并肩走着的赫然正是莫恨天，后面则是孟石生陈金城与骆仲和！

少妇将衣衫遮掩在胸前，瑟缩成一堆。

刘素客手指金蒲孤道：“莫兄！在下说过这小子是个见异思迁的好色之徒，你还不信，现在事实俱在。”

莫恨天的脸上漠然全无表情，金蒲孤却含笑叫了一声：“大哥！兄弟知道你会在哪里！”

莫恨天哼了一声道：“所以你就来找我！”

刘素客飞快地接口道：“莫兄！在下与金蒲孤虽然水火不容，都因为看在他与你结义的份上，未予戒备，听其长驱直入，想不到造成了他的机会！”

金蒲孤淡淡说道：“刘素客，你为了想造成我在莫大哥前面一个坏印象，当真不择手段了吗？”

刘素客慌然道：“事实俱在，你还想狡赖！”

金蒲孤朝那少妇一笑道：“三小姐，或者我该叫你一声三姨，你可以把衣服穿起来了，也可以把脸上的化装抹去了，我很抱歉刚才对你的失礼，不过这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令尊大人的

设计不够周密,也该怪令尊大人的幻景布置得太逼真!”

少妇神色一变,刘素客的神色也是一变,厉声喝道:“你说什么,你奸污了我的女儿,还要强辞诡辩!”

金蒲孤淡然一笑道:“污字我可以承认,因为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,足够构成侮辱的成分了,奸字却不能妄认,令媛还是白璧无瑕之身。”

刘素客朝少妇看了一眼,她掩面痛哭起来。

金蒲孤笑道:“那位鸣锣报信的人也太性急了一点,不等我完全入谷就开始了,不过他幸亏敲得早,否则我会将你的阴谋整个地先揭穿了,你这番设计就整个白费心思了,现在我虽然仍是问心无愧,不过对莫大哥解释起来,可能要费一番唇舌!”

莫恨天哼了一声道:“你最好给我一个完满的解释,不然我就无法再念及那番结义之情了!”

金蒲孤朝莫恨天望了一眼,然后满脸庄容道:“莫大哥,我没有解释,至少对你没有解释!”

莫恨天似乎一怔,金蒲孤继续道:“你也不必再把那番结义之情放在心上,撮土为香,歃血为盟,不过是一番形式,假如缺乏诚意,又何苦虚拘于形式?”

莫恨天微怒道:“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小人!”

金蒲孤也怒声道:“莫大哥!你再说一句这样的话,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结束!”

莫恨天的神色一变,刘素客忙道:“莫先生,这下子你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!”

莫恨天怔了片刻方始道:“不!我必须把话问问清楚,他究竟是什么意思?”

金蒲孤道:“没什么意思,我把你当作大哥,不问你在什么地方,我始终不怀疑你的人格与我们的交情!”

莫恨天道：“我有什么令你怀疑的地方吗？”

金蒲孤懊丧地道：“没有！”

莫恨天忙道：“不！听你的语气好像言不由衷！”

金蒲孤叹息一声道：“绝对没有，我把你当作大哥，就不该对你有所怀疑！”

莫恨天喔了一声道：“你是说我不该对你有所怀疑？”
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“兄弟不敢有此要求，可是大哥若将我视作兄弟的话，就不需要我作何解释！”

莫恨天庄容道：“正因为我把你当作兄弟，才希望你能有个令我心安的解释，否则以我所见的情形……”

金蒲孤冷笑道：“大哥是相信你的眼睛，还是相信兄弟的为人？”

莫恨天大叫道：“我当然相信你的为人，但是眼睛所见的事物却动摇了我的信心！”

金蒲孤沉声道：“假如信心会发生动摇，就不能称为信心，因此大哥对兄弟根本就缺乏信心！”